

西班牙文学中的 伊斯兰元素： 自中世纪至当代

Huellas del Islam en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波多黎各】路丝·洛佩斯-巴拉尔特◎著

宗笑飞◎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班牙文学中的 伊斯兰元素： 自中世纪至当代



Huellas del Islam en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波多黎各】路丝·洛佩斯-巴拉尔特◎著
宗笑飞◎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登字: 01-2014-66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 自中世纪至当代/[波多黎各]巴拉尔
特著; 宗笑飞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161-4633-0

I. ①西… II. ①巴…②宗… III. ①文学研究—西班牙

IV. ①I55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823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李 英

责任校对 李 英

责任印制 李 英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6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lib.shu.edu.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21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外文所创新工程阶段性成果，由创新工程资助。

谨以此书纪念拉伊蒙多·利达

特别献给我早年的哈佛同窗沃斯马尔·克尔巴齐
是他在一个令人愉悦的午后，
将我引入穆斯林的神秘境界。
从此，我的人生随之改变。

序

在我撰写第一本书《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与伊斯兰》^①之际，我便清楚地意识到，我所写的这本书，仅仅是一项庞大课题的开端。此课题必将耗费数十年光阴，因为伊斯兰教之于圣胡安·德·拉·克鲁斯^②神秘思想的影响，只是整个伊斯兰文化对伊比利亚半岛巨大而持久影响的沧海一粟。事实上，其影响还远非“巨大而持久”这一表述的表面含义所能概而括之，盖因它已然成为西班牙文化独特本质的有机组成部分。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Miguel Asín Palacios）^③首先在西班牙—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领域迈出了开创性的辉煌步伐。如今，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我们，必须沿着他的足迹前行。今天，读者手中的这本书，首先是对阿辛·帕拉西奥斯的杰出贡献的诚挚敬礼。而他的这些作品迄今仍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

即使如此，我仍要提醒读者，请勿将我的这些章节视为详密之作。毋庸置疑，要厘清西班牙文学中所有伊斯兰印迹，需要数代学者卷帙浩繁、倾尽全力才能囊括。而我的初衷，是在此书的前几章给出一个轮廓，展示这一普遍现象：西班牙文明的锦缎之中，织缀着闪族文明的丝线（无论它们来自阿拉伯，还是希伯来）。而此书的后续部分，则为读者提供一些个案。我期望，它们或可对有关领域做出一些基础性的贡献。我还希望，此

①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与伊斯兰》（*San Juan de la Cruz y el Islam*, El Colegio de México y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1985）。

②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542—1591），加尔默罗会修士、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后被罗马教廷封圣。

③ 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1871—1944），西班牙学者，有关重要作品有《关于格拉纳达圣山的阿拉伯手稿》（1912）、《〈神曲〉与伊斯兰教》（1924）、《但丁与伊斯兰教》等。

书的相关章节可以彰显在历史长河中,伊斯兰文明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是何等深广,意义是何其重大。对这两种古老文明及相关文学的比较研究,尚有许多未竟之作。我愿以一己之力,抛砖引玉。

无论是睿智的伊塔大司铎(Arciprete de Hita)^①作品中关于伊斯兰占星术的基本知识,还是西班牙神秘主义文学——其代表人物如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圣特雷莎·德·赫苏斯(Santa Teresa de Jesús)^②,佚名诗人的著名十四行诗《上帝啊,请勿动摇我的爱》(“No me mueve, mi Dios, para quererte”)——倘使剥离其伊斯兰语境,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之进行恰当有效的解读。数年来,正统的批评观点总是夸大伊比利亚神秘文化及其诸多重要神秘符号的原始“独创性”,因而我们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魂灵七重堡”(“Los siete castillos del alma”)、“默祷的孤鸟”、“魂灵的黑夜”,等等。然而,即使是这些意象,也远非原创——说他们“原创”,也只是对西班牙神秘主义文本的断章取义。回溯伊斯兰神秘主义或有关玄人,我们就会拨云见日般恍然明了——魂灵七重堡在中世纪苏非思想中是再寻常不过的;而默祷的孤鸟、魂灵的黑夜之类,则不仅早已出现在伊本·阿巴德·德·朗达(Ibn ‘Abbad de Ronda)^③的预言之中,亦曾被尼法里(Niffari)^④和拉希吉(Lahiji)^⑤所涉及;因而很难说某些西班牙神秘文学家的作品具有“原创性”。与其说他们在这些作品中“创造”了复杂的神秘意象,毋宁说他们借独特的自我体验,巧妙地将这些意象融入了各自的文学创作。

同时,有必要对西班牙境内的阿拉伯散文作品进行一番钩沉。我们都知其中的婉辞是那么美妙又令人费解。我主要指的是16世纪西班牙摩尔人秘密创作的地下文学。他们用阿拉伯语的音符转写,因此非阿拉伯语读者根本无法企及这些古老的文本,比如《阿本塞拉赫》(Abencerraje)^⑥和《格拉纳达内战》(Guerras civiles de Granada)。最后,重要的是穆斯林

① 胡安·鲁伊斯(1283—1350),曾任伊塔大司铎,《真爱之书》被认为是他的作品。

② 特雷莎·德·赫苏斯(1515—1582),西班牙加尔默罗修会创始人、神秘主义诗人,后被罗马教廷封圣。

③ 伊本·阿巴德(1332?—1390),西班牙阿拉伯诗人。

④ 尼法里(?—956),阿拉伯诗人。

⑤ 拉希吉,15世纪传入西班牙的波斯诗人,生卒年月不详。

⑥ 全名为《阿本塞拉赫和美女哈莉法的故事》(Historia del Abencerraje y la hermosa Jarifa)。阿本塞拉赫家族曾于15世纪统治格拉纳达,直至1492年被天主教双王攻克。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存在居然戏剧般鲜活地进入了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的创作。而他显然是当代西班牙文学的最高典范。不宁唯是，阿拉伯文化对于戈伊蒂索洛来说是那么亲近，以至于较之他的偶像胡安·鲁伊斯（Juan Ruiz）即伊塔大司铎的体验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我想用探讨《玛克巴拉》（*Makbara*）这部小说作为本书的结尾。

值此机会，我谨向有关帮助我达成上述愿望的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感谢波多黎各大学给了我两年的学术长假，以及一切相应的卸责和资料便利；其次是感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它从1981至1982年为我颁发奖学金，使我有机会访学哈佛中东学中心和罗曼司语言文学部；再次是感谢古根汉姆基金会，它使我得以与1982年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度过美妙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时光。同样，我还要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慷慨资助，没有它的帮助，我不可能在最初（1976年）就奔走于遥远的欧洲和东方之间、遍寻手稿、获得本书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我亦无法向我的同僚们尽表感激之忱。无论是西班牙同行，还是阿拉伯学者，他们都曾诲人不倦地向我提出建议和意见，乃至宝贵的学术指导。然而，我更想借此机会，再次公开向拉伊蒙多·利达（Raymundo Lida）^①致以永恒的谢忱。在哈佛的那些日子里，他曾给予我启发性的教导。而今，他虽离我们而去，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却永远无法言尽。我在此书的字里行间，谨以无比谦逊之心，感怀他的谆谆教诲。我也许还可以斗胆想象：拉伊蒙多·利达看到此书接续了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他于1944年8月辞世——生前未竟的研究线索，当会感到欣慰。我记得，有一天利达教授在课堂上曾经这样神秘地说过：“假设所有西班牙文学都将散佚，却容许留存其中十部，那么我必定会保留一部阿辛·帕拉西奥斯的。”当时，我曾觉得此话有些言过其实，然而岁月终究令我心悦诚服地领悟到此言非虚。

我还应该特别感谢斯蒂芬·吉尔曼（Stephen Gilman），我的另一位哈佛师长。是他的鼓励与近乎苛刻的诚意和勇气，帮我打开了视阈，令我感悟到西班牙文化奇异的复杂性；也是他，教会我如何不再天真地解读西班牙“黄金世纪”的诸多文本。

^① 拉伊蒙多·利达（1908—1979），西班牙人文学者，1939年因西班牙内战移居墨西哥，后任墨西哥学院语言文学中心教授。

最后，我也想向我的丈夫和同事阿图罗·艾恰瓦里亚·法拉里（Arturo Echavarria Ferrari）致以亲爱的谢忱。对我热衷的那些“阿拉伯图形”，他充满了耐心乃至欣赏。同样，感谢我的母亲和姐妹。在这些文字降生之前，她们始终夸张地抱以虔诚的期待。

露丝·洛佩斯—巴拉尔特

圣胡安，波多黎各

1983 年 11 月

英译本序

我原本想对此书再度进行认真的修订与更新。然而，为避免延误英译本的出版，我只能对它稍作润饰。因而，我除了增添些许概括性的内容，即最基本的目录索引的更新之外，只对西班牙语版本中的某些明显错漏作了更正。

必须说明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大量重要研究成果的问世，此书涉及的研究领域正日渐丰满、充盈。无疑，多数学术著作指向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西班牙关系研究。由马德里格雷多斯出版社出版、阿尔瓦罗·加尔梅斯·德·富恩特斯（Alvaro Galmés de Fuentes）主编的《西班牙摩尔人及阿尔哈米亚语文学选集》（*Colección de Literatura Española Aljamiada y Morisca*, 1988）是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之一。与其配套的学术文选《西班牙—突尼斯摩里斯科泰比利伊斯兰歌谣》（*El cántico islámico del morisco hispanotunecino Taybili*, 1988）中辑录了梅塞德斯·桑切斯·阿尔瓦雷斯（Mercedes Sánchez Alvarez）、安东尼奥·贝斯佩尔蒂诺·罗德里格斯（Antonio Vespertino Rodríguez）、卡尔·科贝维格（Karl Kobbervig）、路易斯·贝尔纳贝·庞斯（Luis Bernabé Pons）等人的研究成果。华金娜·阿尔巴拉辛·纳瓦罗（Joaquín Albarracín）和胡安·马丁内斯·鲁伊斯（Juan Martínez Ruiz）整理出版了新近发现于奥卡尼亚的摩尔手稿。这些手稿的发现将有助于我们对有关作品进行排序。同时，在本·赫米亚·穆罕默德·内希布（Ben Jemia Mohamed Nejib）的领导下，突尼斯的阿尔哈米亚研究成果丰硕，其最新著述《西班牙最后的穆斯林语言》（*La langue des derniers nusulmans de l'Espagne*）已由突尼斯大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与此同时，摩尔人文学研究国际联盟近几年也在慕尼黑举办了一系列

研讨会（分别召开于1986年和1989年，最近正筹备新一届年会），会议成果已结集出版，其中多卷本《加尔梅斯·德·富恩特斯纪念文集》（*Homenaje a Alvaro Galmés de Fuentes*, Oviedo, Universidad de Oviedo, 1985—）也相继问世，后者辑录的作品中有不少关乎最后一批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及他们所遗留的文学作品。一些尚未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也使我们得以间接接触阿尔哈米亚语手稿，比如有关曼塞沃·德·阿雷瓦罗（Mancebo de Arevalo）的几篇最新论文——如波多黎各大学玛利亚·特雷莎·纳瓦埃斯（María Teresa Narváez）发表于1988年的论文，奥维耶多大学格莱戈里奥·丰塞卡（Gregorio Fonseca）发表于1987年的论文，波多黎各大学米格尔·安哥拉·巴斯盖斯（Miguel Angola Vázquez）发表于1990年的《论“摩尔西”》等。1989年，奥维耶多出版了令人获益良多的《（阿尔哈米亚I）文献目录手册》（*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Bibliográfica <Aljamía I>*），它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使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科研情况。我们同时应当看到贝尔纳多·维森特（Bernaldo Vincente）、多洛雷斯·布拉蒙（Dolores Bramon）、胡安·阿兰达·唐塞尔（Juan Aranda Doncel）、珍妮·比达尔（Jeanne Vidal），以及其他诸多学者的最新贡献。由是，摩尔语文学研究与阿尔哈米亚语文学研究成果日趋丰盈。在巴黎，我的同事，尊敬的奥古斯丁·雷东多（Agustín Redondo）研究员，致力于“黄金世纪”研究，每年都有新成果问世。尤其是最近，16—17世纪南西班牙研究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西班牙少数族裔研究的讲座。阿利坎特的阿拉伯研究丛刊（*Sharq al-Andalus*）及马德里阿拉伯研究学校的《阿尔坎塔拉》（*Alcántara*）也在有力地推进相关研究。同样，关于宗教裁判所的研究及其强迫穆斯林改宗问题正逐渐成为显学。安赫尔·阿尔卡拉（Ángel Alcalá）、巴尔托洛梅·本纳萨尔（Bartolomé Bennasar）、哈伊姆·贝纳尔特（Haym Bernart）等诸多学者成果丰硕，亨利·卡门（Henry Kamen）新近也发表了不少与此有关的著述。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与圣特雷莎的作品同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学惊人地相似。这种相似性令我痴迷不已。我的一些后续研究便是佐证。多少年来，这一问题曾令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夜不能寐。我同样也为此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十分欣喜地告诉大家，关于苏非神秘主义，我们有了“填补空白”的成果。我不认为这是我的过度乐观。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有理由就犹太人放弃犹太教、皈依基督教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

究。正是他们，在西方世界与伊斯兰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主义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桥梁。最近，凯瑟琳·斯维特利基就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新的尝试，发表了《西班牙基督教卡巴拉：路易斯·德·莱昂、圣特雷莎·德·赫苏斯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作品》（*Spanish Christian Cabala: Fray Luis de León, Santa Teresa de Jesús y San Juan de la Cruz*）^①。我在巴黎的同事米歇尔·乔德克维兹（Michel Chodkiewicz）提到了它。的确，伊斯兰神秘主义的许多象征和重要元素融入了西班牙犹太神秘主义，其中的显证便是摩西·德·莱昂（Moshé ben Sen Tob de León）的《光辉之书》（*Zohar*）。犹太神秘主义者普遍为未能直接借鉴苏非神秘主义而感到内疚。或可说他们不自觉地挪用了阿拉伯概念，并将其转化为了犹太神秘主义思想，从而使之在整个西班牙—阿拉伯社群中自由流传（这便是16世纪大化的“基督教”）。我们应该记得，西班牙基督教社区的许多成员现在又改宗成了犹太教徒，长此以往，他们必将承担起两种文化的使者，一如中世纪的犹太人所扮演的角色。

斯维特利基教授论证了苏非神秘主义对西班牙犹太神秘主义的影响。我赞同她的观点，因为显而易见，9世纪，苏非神秘主义已然从巴格达来到西班牙。在我移译的努里（Nûri）《心灵的寓所》（*Maqamat al-qulub*）的诸多篇什中就包含着大量苏非神秘主义象征。而斯维特利基教授所论证的正是《光辉之书》中的那一部分。西班牙卡巴拉可能由苏非文化人工授精，但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圣胡安或者圣特雷莎等神秘主义者的根本问题，即其所采用的象征往往直接来自苏非神秘主义，而非西班牙犹太神秘主义。那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文学“借鉴”或“亲缘”关系：它有可能是元素混合和合并的产物，如犹太和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化（至少是在其亲密和巅峰时期）。由此，解开几近不可能解开的谜团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神秘程度有时似乎取决于是否同时借鉴了犹太和穆斯林文本。若非同时，那便是其他情况。后者必须借助

① 斯维特利基：《西班牙基督教卡巴拉：路易斯·德·莱昂、圣特雷莎·德·赫苏斯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作品》（*Spanish Christian Cabala: Fray Luis de León, Santa Teresa de Jesús y San Juan de la Cruz*, Colo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6）。原注（卡巴拉：中世纪犹太教的一种神秘主义哲学，用来解释永恒而神秘的造物主与短暂而有限的宇宙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卡巴拉，起自文艺复兴时期，是将犹太教卡巴拉与基督教神学结合而出现的一种宗教信仰。译注）

于伊斯兰或犹太神秘主义的神秘形式才能识别。那是西班牙文化蓬勃发展的年代，而神秘主义这类文化借鉴对宗教裁判所构成的危险不言而喻，因为后者难以识别它的确切来源。我甚至相信，无论圣胡安还是圣特雷莎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完全有可能是改宗的（譬如圣特雷莎可能曾经是犹太教徒，而圣胡安则是穆斯林），而且他们的犹太神秘主义很可能是来源于口传文学，或佚名作家，并由此进行神秘主义的基督教化配方。正是得益于这些犹太文化的“痕迹”，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如圣胡安和圣特雷莎，发现“西班牙文化”有可能实现三种文化，即基督教、犹太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美妙化合。他们于是致力于锻造这一文化合金，其神秘著作也便成了欧洲多元文化联合体的重要源头。

在西班牙—阿拉伯比较研究方面，最近由玛丽亚·罗莎·梅诺卡尔（*María Rosa Menocal*）创作的《中世纪文学史中的阿拉伯角色》（*The Arabic Role in Medieval Literary History*）^①令人瞩目。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理查德·希区柯克（*Richard Hitchcock*）于1986年在埃克塞特举行的研讨会上的发言。该发言主题深刻，思路新颖。我本人则一如既往在几乎所有上述领域不遗余力，发表了不少著作和评论。目下这部从伊塔大司铎（*Arcepreste de Hita*）到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的最新作品的研究是我的最新成果。同时继续就有关问题发表评论和新作，特别是针对摩尔—阿尔哈米亚语文学的研究（见波多黎各语言学院和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通信院士的有关网页），如1988年的《基督徒的反面：被摩尔—阿尔哈米亚语文学颠覆的西班牙》。最近，笔者正在与波多黎各语言学院通信院士加尔梅斯·德·富恩特斯合作，为格雷多斯出版社出版一部手稿而努力，此手稿是一个在突尼斯避难的摩尔人所写，我还完成了《卡玛—苏特拉：西班牙第一个色情作家》（*Un Kāma Sūtra 'español: el primer tratado erótico de nuestra lengua*），并正在润色《摩尔星象家，一个读懂女人的人》（*Un morisco astrólogo, experto en mujeres*）。此外，我的另一部专著《西班牙穆斯林的最后神秘文学》（*La literatura secreta de los últimos musulmanes de España*）也在创作之中（在此，我会将大量阿尔哈米亚文本还原为阿拉伯文）。我与埃乌罗西奥·帕乔合作编纂的《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全集》

① 梅诺卡尔：《中世纪文学史中的阿拉伯角色》（*The Arabic Role in Medieval Literary History*, Philadelphia, UPenn, 1987）。

(*Complete Works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即将由马德里阿良萨出版社付梓出版。需要说明的是,目下这部著作是我所有研究的集成,其中自然不乏新的思想。

令我感动的是欧美乃至东方读者对此书的评价。我希望他们以一贯的热情不吝赐教。我坦白地说,此书的灵感部分来自胡安·戈伊蒂索洛的最新小说《孤寂鸟的美德》(*Las virtudes del pájaro solitario*)。因此,我由衷地感谢他。同时,我还要感谢从圣胡安到胡安·戈伊蒂索洛等神秘主义作家那里汲取到的神秘灵感。我欠他们太多。此外,我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在此英译本问世之前,阿拉伯语版已于1990年在突尼斯出版,而西班牙语第二版仍由马德里的伊佩里昂出版社出版。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译者,安德鲁·赫利(Andrew Hurley)将它从西班牙语译成英语的精神,以及他的出色工作。同时,我还想特别感谢莱顿布里尔出版社东方部主编迪克马博士,正是他对此书的关注玉成了这一译本。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它是布里尔出版社颁发给我东方学研究多年劳作的一项崇高奖励,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一个英译本。

露丝·洛佩斯—巴拉尔特

圣胡安,波多黎各

1991年1月

中译者序

如果说两三千年前巴比伦、印度和埃及等东方文明古国对西方的贡献多少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对17世纪以降由西方中心主义所导致的这个结果颇为不满），那么，一千多年前阿拉伯人送去的文化礼物应该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但事实上，迄今为止，西方人对此常常讳莫如深或轻描淡写。虽说西罗马帝国坍塌后留下的真空使阿拉伯人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就长驱直入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但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的臣子们并没有像西方人掠夺东方那样穷凶极恶。他们奉行的多为送去主义，而在他们送去的东方文明成果中，也包含了我国的“四大发明”。倘非如此，西方的文艺复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眼前这部《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从微观的角度给出了一枚钱币的两面，即西班牙是如何接受东方文明成果，同时又如何将播种者一脚踢开的。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虽然著作者洛佩斯—巴拉尔特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却无意间带出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是纺织，二是冶金。后伍麦叶王朝建都科尔多瓦，并迅速形成了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纺织业和以托莱多为中心的冶金铸造业。它们使伊比利亚半岛的工业/手工业飞速发展，某些特色产品如蚕丝和铸剑甚至一直脍炙人口、沿传至今。同时，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创立了法律审判体系，带来了天文学、占星术、地理学、数学、神学、医药学等领域的繁荣。其中，医药学成就尤为显著，如安达卢斯的白内障手术已能成功使用麻醉剂；不少医疗机构还可以通过软管为病人人工补给营养液。其次是狭义文化，后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先后致力于文化建设，尤以“百年翻译运动”为甚。该运动使大量古希腊经典得以传承，从而为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再次是文学艺术。阿

拉伯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称，他们的音乐舞蹈即使在当今弗拉门戈中仍可见一斑。而其抒情诗、叙事诗和玛卡梅（小说）则毫无水土不服的迹象，它们不仅在伊比利亚半岛落地开花，而且催生了具有东西方混血特色的西班牙文学：如近代欧洲最早的抒情诗哈尔恰，它比普罗旺斯民歌早一个多世纪；又如彩诗，它明显糅合了犹太文学和拉丁文学的元素，不仅在安达卢斯广为流行，而且反过来影响了东方阿拉伯本土，并丰富了阿拉伯诗歌的表现方式；再如由玛卡梅衍生的叙事文学，不仅为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骑士文学带来了新生，而且还是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摇篮。但这些都是《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于不经意间带给读者的。

顾名思义，《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所着力阐发的，是古今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影响。作品凡八章，分别就西班牙的东方色彩、西班牙早期诗人伊塔大司铎的穆斯林倾向、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圣特雷莎与苏非神秘主义的关系、西班牙文艺复兴运动初期有关佚名诗与伊斯兰思想的关联、西班牙阿拉伯摩尔文学、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中的摩尔人形象（这其中牵涉到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等重要作家），以及当代西班牙作家的“穆斯林倾向”等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探究，认为西班牙文学自始至终都浸染了浓重的阿拉伯色彩和伊斯兰精神。

首先是语言，自阿辛·帕拉西奥斯发现但丁与伊斯兰教的神秘关联以来，曾有学者统计，常用西班牙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阿拉伯语词汇，如“azúcar”（糖，sugar），“azafrán”（藏红花，同波斯语 saffron），“arroz”（大米，rice），“cheque”（账单、支票，check），“sofa”（沙发，sofa），“soda‘a”（苏打，soda），“tarifa”（关税，tariff），“alcoba”（起居室，alcove），“joya”（珠宝，jewel），“azul”（蓝色，blue），“jasmín”（茉莉花，jasmine），“carmesí”（深红色，crimson），“alquimia”（炼金术，alchemy），“alcohol”（酒精，alcohol），“algebra”或“algoritmo”（代数或算术，algebra，algorithm）。除此之外，仅“a”开头的阿拉伯语或源自阿拉伯语的词汇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如食用油、油橄榄、胡萝卜、茄子、水池、水渠、市长、遗嘱执行人、棋手、假期、地毯、枕头、靠垫、窗台、首饰、别针、百合、柠檬花、喧嚷、喧闹、晦涩、老鸨，等等。此外，信手拈来，像地名马德里（高地堡垒）、安达鲁西亚（大西洋半岛）以及衬衫、裤子等许多日常用品也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移植的。关键是它们不仅仅是词

汇，而且还是思想、学术、科技和生活方式。譬如拜它们所赐，阿拉伯人为西方世界引进了“0”的概念。而他们的种植技术、关税理念、珠宝嗜好等等，无不为西方文化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发展因素。

其次是文学，尽管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精神在西班牙文学中的表征才是洛佩斯—巴拉尔特真正用心钩沉的。它们几乎，至少曾经都是西方主流文史学家所有意无意忽略、疏虞，甚至视而不见的。譬如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孤鸟”意象和圣特雷莎的“七重堡”意象，没有阿拉伯文化底蕴的读者是无法窥见其神秘的伊斯兰精神的。圣胡安的“孤鸟”虽非原创，却颇为神秘，它来自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学传统。伊斯兰神秘主义文人曾对复杂的灵魂象征手法做过相当明确的阐释。这也不是第一次被证明东方在这一领域有着比西方更为丰硕的成果，而圣胡安恰恰是这一成果最复杂，也最富个性的继承者。如同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伊斯兰教也借助象征以自明。而灵魂之鸟这一普遍意象，无疑是其重要象征。这不足为奇，在假托所罗门所传的《古兰经诗文》27:15中，神秘主义隐喻俯拾皆是：“人们哪！我们被赋予了鸟的语言，并得以了解世间一切。这是永恒的恩赐。”整个中世纪，穆斯林对神秘之鸟的描述不断发展完善，阿维森那在《飞鸟书信》中提出了“鸟周期”这一概念。这部作品用阿拉伯语写成，被多次译成波斯语和其他语言。注疏本更是不胜枚举。《飞鸟书信》是他的神秘主义三部曲之一，“作者以鸟为隐喻，象征神秘主义修行者翱翔苍穹，直抵‘鸟王’栖息之处——神秘主义者的终极归宿。然而，在阿维森那的著作中，这个意象并非只是简单的‘孤独’之鸟（圣胡安）。阿维森那的意象明显指向群体，在它们飞向鸟王天堂的神秘之旅中，多数将坠入猎人之手。它们被困于网中，几乎忘记了自己还能够飞翔，除非拼力摆脱捕网，得到救赎。”换言之，鸟类必须经历艰难的旅程，它们翻越高山，跨过深渊，飞越人迹罕至的疮痍蛮荒之地，直至抵达天堂。但这是极少数幸运者的奇迹，他们将向同类描述宇宙之王栖居的圣城——灵魂的归宿、生命的彼岸。

又譬如圣特雷莎的“城堡”。大量的例证表明，圣特雷莎的意象或多或少与伊斯兰文学的城堡想像有关——当然它们的背后或许有更为遥远、悠久的犹太血统，或者二者是平行发生与发展的。然而，问题是在16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宗教法庭不可一世，圣特雷莎又是如何得到阿拉伯读本的呢？更大的疑点还在于，圣特雷莎不懂拉丁文，遑论古典阿拉伯语，那